

响
棒
樵
分
家

長安書店出版

响 棒 槌 分 家

(关 中 道 情)

封面設計 碑林区美朮工藝社

郭 怀 仁 整 理

長 安 書 店 出 版

西安东大街 318 号

西安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 002 号

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行

开本: 787×1092 1/64 印张: $\frac{4}{16}$ 字数: 5,600字

1958年12月第 一 版 1958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—7,000

統一書号: T10095.461

定价: (丙)0.04元

故 事 梗 概

弟兄之間的小孩，为 了 一个响棒槌打架，竟然引起妯娌之間的吵鬧，致使弟兄分家的故事。

响棒槌分家

(引):

大家拾柴火焰高，
一家和好乐逍遥，
我今天不唱别的事，
响棒槌分家表一表。

(唱):

起首先表三原县，
三原县有个大东关。
有一老儿本姓韩，
膝下有兩個好儿男。
大郎街上做买卖，
二郎在家务庄田。
大郎家娃子叫憨憨，
二郎家娃子叫幡幡。
一日大郎在鋪內坐，
有人叫他上街逛一番。
行步来至熱鬧处，

見各样耍貨摆的全。
猛然想起妻子的話，
她叫我牢牢記心間：
“与娃买个小耍貨，
娃娃老是沒啥玩。”
想起此話忙摸口袋，
叫我看身上帶錢沒帶錢？
一文錢买了个响棒槌，
交与鄰人捎回还。

鄰人赶会回家轉，
見兩個孩子門前玩。
大郎說耍貨交他娃，
并不曾提說二郎的男。
我將耍貨給憨憨，
迈开大步回家园。

有憨憨，心喜欢，
拿着耍貨仔細覷。
搖一搖卜唧唧响，

“这个东西真好玩”。

幡幡一旁紅了眼，

叫声憨憨听心間：

“將你哝耍貨借与我，
交我輕輕玩一玩”。

憨憨一听背身轉，

扭过头来开了言：

“这是我“大”給我买，
要我要貨沒臉面”。

幡幡听言变了臉，

搶要耍貨扑向前。

扯住憨憨哭着罵，

憨憨一旁动了拳。

一个打来一个搶，

大的小的乱叫喚。

大嫂子正在做針綫，

忽听娃娃吵連天。

急急忙忙走上前，

迎头大声罵幡幡：

“我娃的东西你硬搶，

真和土匪都一般！
照你这样心眼短，
終久活不到十二三”。

二嫂子聞言脚兩彈，
指住幡幡罵慫慫：

“你今惹下你小‘大’，
想要耍貨難上難”。

用手刁了响棒槌，
嘩啦啦拌成爛片片。

大嫂一旁臉色變：

“你二嫂講話理不端；
你說我娃是小‘大’，
難道你娃是祖先”！

二嫂子一听团团顫，
趕上前去扯衣衫。

妯娌二人打了架，
轆轤當滾了个牛架轆。

打亂頭髮撕破臉，
衣服扯的吊串串。

二人打在熱鬧處，

公公从外轉回还。
他見兩個媳婦打了架，
气的胡子翹来眼又翻。
想說媳婦多不便，
上房里就把老婆子搬。
忙到上房高声喚，
瞞怨老婆子理不端：

“兩個媳婦打了架，
你在上房是害‘伤寒’！”
老婆听言沒停站，
手执鞭子到庭前。
媳婦俩覩見事不好，
各回小房把門关。
大嫂子东房泪漣漣，
二嫂子西房泪不干。
大嫂子說“这一家只多余我一个”
二嫂子說“不如叫我喪黃泉”。
老婆婆窗外亲耳听见，
“你兩個簡直太不賢！
你死誰攔擋，

任你把天翻。
抹脖子有镰刀，
上吊用绳拴。
縱然你們都死了，
我看也不值一文錢”。

等到黄昏天黑暗，
大郎从街上轉回还。
上房見過爹娘面，
回到小房去安眠。
一足門里一足外，
听見妻子暗嗚咽。
上帮忙把娘子問：
“我問你啼哭为那般？”
大嫂子听見男人問，
連哭帶說訴屈冤。
“你在大街做买卖，
他二“大”在家务庄田。
家里啥事都由人管，
我在家里受磨難。

他二娘，不顧臉，
实实的攪家多不賢。
今天为个响棒槌，
打的我腰痛腿又酸。
这样下去我难活，
倒不如早早丧黄泉。”

大郎听妻講一遍，
“賢妻你把心放寬，
等到五鼓天明后，
一定寻他要另干”。

大嫂子把本剛奏准，
二郎从馬房轉回还。
剛剛走到房門前，
听見賢妻哭声喚。
上前忙把娘子問，

“我問你啼哭为那般？”
二嫂子听見男人問，
不由得越哭越痛酸！

“大哥街上做买卖，
丢你在家务庄田。

大哥头戴紅纓帽，
貼身穿的綿綢衫。
外套嗶肌褂，
袍子是毛藍。
雪白的袜子皮底鞋，
青絲辮子搭索綫。
搖搖擺擺把門進，
看来好象一面官。
你看你似囚犯，
缺戴又少穿。
身披爛棉袄，
麻繩腰里纏。
草鞋麻纏子，
看着不体面。
起鴉啼睡夜半，
庄稼汉的苦楚你受遍。
人家給娃买耍貨，
咱娃干看沒撩联。
今天为个响棒槌，
打得我腰疼难动弹。”

二郎听言气滿面，
“賢妻你把心放寬，
目下我就把他找，
一定寻他要另干”。
一句話儿未落点，
来至大哥房門前。
手拍双环連声响，
再叫大哥听心間：

(夾白)：老大問：門外你是老二？

老二說：你当是誰！快開門！

老大問：你是听了你婆娘的話了吧？

老二說：哎！老大你听着：

(唱)：

“你休說我听了婆娘的話，
你也是听了你婆娘的言。
今晚你把門开了，
兄弟尋你要另干”。
大郎听言风不順，
急急忙忙穿衣衫。
剛剛开了門兩扇，

二郎上前动了拳。

“兄弟有話只管講，
为何这样来耍蠻？”

“你占了便宜心喜欢，
滿腔怒火不安然！
你今与娃买耍貨，
打罵我妻理不端。
为弟虽是庄稼汉，
一年也掙不少錢。
我婆娘在家实在苦，
提起叫人泪不干。
清早起来先做飯，
燒火还要去踢鹽。
將飯做熟了，
要往地里担。
地远担子重，
脚痛腿又酸。
回家来还要受人的气，
滿腹委屈对誰言？
你婆娘在家怪舒坦，

真算是个人物儿尖。

每日淨吃怕动彈，

一天三晌換衣衫。”

“兄弟有話只管講，

千萬莫提她換衣衫。

衣衫都是她娘家做，

并不曾花过咱家錢。”

“你再莫要把我騙，

这都是你的巧手段。

明里是她娘家縫衣衫，

暗里你花的是昧心錢。

我丈人虽然是穷汉，

也沒花过咱家錢。”

“不提你丈人还罢了，

提起你丈人实难言。

不記咱爹爹寿誕到，

你丈人家拜寿到筵前。

蒸了兩個黑寿桃，

拿了指头粗一撮黑挂面。

一行来了七八口，

前后住了十来天。”

二郎听言冲冲怒，

沒等說完就动拳。

大郎观見事不好，

足上拳下紧相連。

二郎撈起一張鋤，

大郎拉了張鉄头鍬。

你一上来我一下，

鋤头掄来鉄鍬翻。

大郎头上鮮血冒，

二郎腿吊紅綫綫。

弟兄二人打了架，

老兩口上房睡不安。

老汉着忙走上前，

手执拐杖打兩男。

兩個小伙不听劝，

空里霧里飄起磚。

老汉头上碰上磚，

哎哟哎哟怪叫喚。

老婆一見着了急，

上前先把老汉攙。

“我說把这家分了，
你一定要在一处联。”

老汉听言泪滿面，
再叫老婆听心間：

“今天你給我作了主，
待我与奴才写分單。

庄子三間寬，

一人占間半。

六十六亩地，

一人三十三。

兩条大犍牛，

一人一个牽。

还有一条老叫驢，

我看咱兩口来經管。

上房你我占，

把他們分兩边。

中間打界牆，

門向兩旁安。

大的管柴火，

小的把水担。
各人娃子各人管，
誰的事儿誰承担。

一而兩兩而三，
弟兄們把家分另干。
大郎街上做买卖，
缺少个人儿务庄田。
二郎在家务庄田，
独个儿也覺不方便。
悔不該当初把家分，
船借不上水来水借不上船。

(詩)：

奉劝世上兄弟們：
些須小事莫在心。
要知此事从古傳，
响棒槌分家只为一文錢。